

驚見內湖竟有麻將館！

【大鵬隨筆專欄】第2470期 112/03/15

五、六〇年代的娛樂以聽收音機為主，少見電視，也沒有手機。打麻將的聲音則隨處可聞，卻也時常有人因此被取締。主任委員回憶當時，覺得打麻將純屬娛樂，無害無罪，而對憲警的取締感到不宜；如今，看到街頭公開的麻將館和麻將大賽廣告，讓他深感時代變遷下的差異，認為政府應理解民眾需求，尊重合理消遣，才能維持社會和諧。



大湖公園附近的豐美自助餐廳旁有一家麻將館，以麻將造型的「發」字為招牌。

(圖／輔導會)

在我們那個只有收音機聽廣播，少有電視、沒有手機的五、六〇年代，到處聽得到「打麻將」的聲音，那幾乎是常態；而聽到老百姓因打麻將而被警察抓，嚇得四處竄逃，也是常有的事。

小學的時候，我住在臺北市南機場，即聯勤和國防部所屬兩大眷村之間的雙和街，也常見憲兵來「抓賭」。當時就覺得既然是違法，這些人為什麼不怕還要「賭博」呢？

今天回憶起這些往事，在那個時代，過年、過節或過生日，出嫁的姊姊們都會回來陪老媽打幾圈「小牌」，當然牌桌上是放了些錢的，他們還故意讓老媽多胡幾把，讓她老人家高興一下呢！這算賭博嗎？類案值得警察、憲兵來抓嗎？這樣子的「打小牌」，給長者或一家子帶來不可言喻的歡愉，可以用「賭博」來加罪嗎？

回想我們在部隊時，分隊長都會在飛行後請我們這些隊員，三不五時去他家裡吃飯，喝個



主任委員在岡山榮家，向打麻將的住民拜早年。
(圖／林建榮)



現在打麻將開放了，臺北市政府於民國 92 年，舉辦「方城大賽」活動，在市府中庭席開 50 桌，邀請長者打麻將。
(圖／聯合知識庫)

小酒，聊聊飛行，可能還會打個二、三圈麻將當消遣，誰在乎那點輸贏？不過，為了明天還有不同的任務，都會自律地適可而止。在那個沒車、沒有娛樂的年代，除了部隊開舞會之外，還有什麼能解除飛行員的壓力呢？但也常有「憲兵會不會來抓賭？大家得小心一點」的說法。

基於以上我對「打麻將」的印象，一日我去大湖公園爬完山後，援例去湖邊咖啡小店，點杯不同口味的咖啡，休息一會兒再去街上的「豐美自助餐」，享用可口的午餐，這時在路上竟然不期然地發現了公開的「麻將館」，一時還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呢！

看那貼在玻璃大門上的廣告：歡迎加入臺灣麻將最大黨，「我們受夠了，都七、八十歲了，打了麻將還要上手鏢」（指當年）、「不搞惡鬥政治，只求開創麻將新天地」。還看到：第一屆全國慈善公益盃麻將大賽，將於二〇二三年一月十四、十五日舉行決賽。

我好奇地推門進去想看個究竟，馬上就有小姐客

氣地問我是不是會員？不然不可以進來。我請她准許我把牆上的英文商號拍照時，卻聽到可能不只一桌的麻將聲。出了門，內心竟感到無限地舒暢！那個年代人民有限的消遣活動之一，就是打麻將吧！竟以「賭博」加以禁止，真是「以小失大」！現在竟把以前的違禁變成了公開的活動，豈不諷刺？真讓我感慨萬千！也深切體認到任何一個時代，都應以「社稷為先」地深入瞭解「民之所欲，民之所苦」，才不會有這種「物極必反」的現象出現吧！

此時我的耳際似乎又傳來了小時候長輩們以竹製麻將牌打麻將時，那熟悉清脆的洗牌聲，與無可取代的歡樂聲。但我卻不會打麻將，您相信嗎？



麻將館外貼著麻將相關宣傳海報。(圖／輔導會)



圖為全國慈善公益盃麻將大賽的宣傳海報。(圖／輔導會)